

主日學與入門聖事

丘建峰

天主教香港教區於 2017 年 4 月頒布《香港教區入門聖事牧民指引》（以下簡稱《牧民指引》），當中涉及的層面很多，而其中一項，廣受留意的，就是有關兒童的入門聖事的安排。按照指引內容及其後的講解，指引所提出的新做法，與行之已久的做法的最大分別，即在於把初領聖體與堅振聖事次序改變。

過去多年來，香港天主教的主日學在入門聖事的安排，大多是兒童由小學一年級（年齡大約是六、七歲）開始接受主日學的信仰培育，然後在小學四年級（約八、九歲）初領聖事，再到小學六年級（約十、十一歲）領受聖振聖事。

按照新頒布的牧民指引，培育的起點及時間沒有太大差異，都是在七歲左右開始接受主日學的培育，而培育的時間大約是兩年，但指引就建議兒童在經過兩年左右的培育後，可以同時領受堅振及聖體聖事。雖然在指引裡沒有清楚說明，但經過講解後，其原則是堅振聖事應先於初領聖體，而現在建議的做法，就是同一時間施行。也就是說，在兒童大約是九歲左右時，就讓他們領受聖振及聖體聖事。

除此以外，牧民指引亦提出在完成入門聖事後，「主日學」培育並未結束，而要繼續培育。按香港的實際情況，主日學的培育就是以小學六級為培育結束的時期，並期盼他們進入中學時期，就成為堂區的成年教友。

綜合來說，按牧民指引所建議，主日學有關入門聖事的培育，應由七歲開始，而在兒童九歲時領受，再接受兩年左右的培育，就完成整個主日學的培育了。

牧民指引對兒童的入門聖事有清晰的指引，而經過兩年後，情況如何？筆者在不同的場合，與不同主日學導師談論此事，剛好接觸到四個不同情況的堂區，當中包括 2018 年度就跟隨指引的先鋒堂區（以下稱堂區 A）、2019 年度開始試行的堂區（以下稱堂區 B）、至今仍然在觀望的堂區（以下稱堂區 C）以及未有打算跟隨的堂區（以下稱堂區 D）。

由於各種原因，本文不會公開說明這些堂區的名字及受訪者的名字，而且本文要探討的重點，也不是不同堂區的施行實況，反而是想透過有關兒童入門聖事的改動，與讀者一起思考「主日學」這個課題。

如何決定？

無論現時是採取哪一種做法，除了堂區 B 外，其他三位教友都表示，主日學裡沒有就這個牧民指引的安排背後的神學思想，有任何討論。有趣的是，無論是率先跟隨牧民指引的堂區也好，完全不為所動的堂區也好，也就是支持又好，反對也好，似乎堂區的普遍現象，對這個具有重要的神學意義的入門聖事的次序問題上，都沒有什麼探索。

堂區 C 正在探討是否把堅振聖事放在聖體聖事之前，又或如牧民指引的建議，二者同時施行。那麼，主日學的負責人們，對兩種不同次序有何看法呢？受訪者表示沒有看法，無論是哪一種都可以，主日學的導師並沒有太大意見。他們的「探討」，實質

是考慮其他因素。與該導師再細談，他才表示，大家對這類神學問題沒有什麼興趣，如果按導師的意願，大家是傾向沿用既有的模式，而現在開始探討，原因是主任司鐸邀請他們推動新做法，因此，他們所以開始探討，並不是因為神學上的原因，也不是新的做法較舊的做法有助信仰培育，而是由於主任司鐸的推動。

即使是堂區 A，他們積極回應牧民指引，原因是主日學的主要負責人認為，既然教區有新的做法，終歸也是要做，不如盡早施行了。對於牧民指引背後的神學思想，即把三項入門聖事的次序回復正常這一點，同樣地，主日學的導師並沒有什麼深入的討論，而堂區 A 能夠迅速施行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負責人本身大力的推動。

從探討其中意義這一點來看，堂區 B 的做法是較可取的，他們在牧民指引出爐後，其中五、六位主日學幹事都有參與不止一場講解會，然後再把牧民指引的內容帶到主日學導師當中，經常大家的討論後，才決定施行。雖然主日學導師未必有足夠的神學知識，判斷聖事的次序應該如何，但他們並不是無所瞭解的。從這一點來看，即使堂區 B 在決定時，未必真的掌握其中的神學判斷，但他們卻有機會接觸相關的神學知識，為主日學導師也是培育的機會。

這裡無意批評不同堂區在推動兒童信仰培育時，缺乏神學基礎，但是，即使在這個相當關鍵的安排上，不同堂區的主日學都沒有注意過其中的神學問題，「見著知微」，我們很難會相信，在主日學內更多細節的安排，真的有考慮到當中的深層意義。這在最後一節再多一點討論。

實際安排

堂區 A 不僅率先在 2018 年度就推行牧民指引的安排，而且完全按照牧民指引的程序來施行，即在小學二年級開始領受堅振及聖體聖事的培育，而在小學四年級時完成入門聖事，再以小學五及六年級為繼續的培育期，這正是牧民指引的建議。

堂區 B 的做法亦一樣，而堂區 C 雖然只是在初步考慮中，但他們亦沒有其他想法，只是考慮是跟隨或不跟隨而已。

當問及大家為什麼會這樣做，大家的答案都很簡單：指引是這樣建議。於是，我嘗試提出建議：會否考慮，在 11 歲才一併領受堅振及聖體聖事呢？其中兩個堂區的反應是愕然，表示完全沒有想過，而另一個堂區就表示，這似乎太遲了，按這做法，主日學的學生要度過六年才有聖事可領，太漫長了。

雖然牧民指引對如何施行有其建議，但這僅是建議，原因是每個堂區都有自己的獨特處境，所以各自有可能需要在安排上有調整，但堂區主日學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有這個調整的可能。

不過，堂區 B 對自己如何施行，有多一點的考慮。堂區 B 現在的計劃，是在新一個年度將會讓小學五年級及六年級的學員領受堅振，要看看小學五年級的學員是否真的明白自己領受堅振的意義，從而幫助他們評估，小學四年級的學員是否可以真的明白堅振的意義，再真的決定，是否按牧民指引的做法。按照他們的計劃，將要在 2022 年的五旬節，才会有小學四年級的學員，一併領受堅振及聖體聖事。

堂區 C 對於牧民指引的建議表示贊同，原因是在這個安排下，主日學領受堅振與聖體時是小學四年級，這相對於小學五及六年級來說，學業壓力沒有那麼大。「現在的堅振班是小學五年

級，但是，每逢學校考試，家長往往要請假兩星期，結果在出席率上就有很大壓力了！」故此，把年歲推前，為主日學來說，在要求出席率上，就沒有這麼困難了。

筆者解釋自己的建議，即在小六才領受堅振及聖體聖事，原因是能夠把主日學的兒童留到較後期，而當他們開始青春期的自我也會較明確，這有助他們透過聖事，對自己的信仰下一個選擇。

對於我的解釋，幾位受訪者都表示認同。那麼，會否真的在操作上，這樣改動呢？大家又都表示，沒有想過。

影響

在訪談的四個堂區裡，堂區 D 並沒有打算改動現有的做法，即在小四左右初領聖體，到中一左右領受堅振。堂區 D 的主日學導師認為，牧民指引的改動，只會令青年流失增加，所以他們並不打算跟隨。

兒童教友完成主日學後流失嚴重，已經是教會內眾所周知的問題，而牧民指引建議堅振與聖體聖事同時舉行，並且把年歲訂在小學四年級左右，引來不少討論，有人認為會加劇年青教友的流失。

對於這問題，有趣的是，四個教友的看法都較相近，就是「問題已經存在，不見得會再惡化」。堂區 B 坦言主日學後如何讓年青人教友留在堂區內，一直都是挑戰，所以流失的問題並不是聖事程序變更的主要考慮。但她也補充，不是不考慮，只是流失問題已經很明顯，亦很不容易解決，所以不再是單一的課題要特別考慮的因由了。

其他幾個堂區的看法都大同小異，一方面承認，把領受兩件聖事改到小學四年級左右，固然有可能令年青教友的流失加劇，不過現在已經很嚴重，所以在討論聖事的程序時，反而不會特別留意這問題。

與此同時，其中三個堂區討論到流失問題，都把關鍵問題放在香港現況上。由於香港升讀中學的制度，以該名小學生在小學五年級下學期、小六上學期以及下學期的三次考試，計算該學生在學校內的排名，而排名前後會影響到該學生是否能夠進入自己心儀的學校，而在現今的香港家長文化裡，升學是兒童整個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，優次是最高的，而不少家長都會把學業成績的重要性，放於主日學的信仰培育之上。其中兩位教友都提及，不少家長都會在學校考試時，連續兩星期(甚或以上)請假，要在家溫習，不能來主日學，自然也不參與彌撒了。故此，過去要在小學五及六年級領受堅振聖事，而在這一年的培育，由於要領受聖事，主日學往往要很高的出席率，還會有其他的培育環節，而這一年是學員在學業上很關鍵的時刻，矛盾更厲害。

從這角度來看，把聖事安排在小學四年級，以香港情況來說，有助減輕主日學與家長之間的矛盾。只是，兩位教友都表示，要他們在小五及小六保持回來上主日學，會變得更困難。

需要什麼指引？

筆者本來的訪問計劃，在訪問的過程裡，逐步瓦解。按照個人的計劃，希望訪問四個堂區，各自對牧民指引的回應不同，而清楚明白地說明他們現有的做法，代表他們用什麼理解以回應。

瓦解的第一個原因，是不少堂區都不願意接受正式的訪問。大家對於自己是否跟隨牧民指引，混雜了不少不同的情緒。大家都知道，指引只是指引，不是硬性的規定，但在不同的堂區裡，都有主任司鐸表示，既然有指引，我們都應該盡力跟隨。

在這種狀況下，究竟用什麼來判斷，自己的主日學是否該跟隨牧民指引呢？按照教區的指示是較重要的因素？還是堂區實況？抑或其中的神學判斷？

這也是瓦解的第二個原因，即堂區本身未必有很詳細地討論相關的問題。即使是做或不做，可能只是由於總負責人的態度，又或是堂區主任司鐸的取態。換言之，雖然變革是由牧民指引而來，可在處理上，卻是以個人取態為主，而非在主日學的團體裡，有全面的討論，透過有關的新做法，深化主日學整體對培育兒童的理解。

甚至在影響上，按照筆者原來的估算，大家應該會就領受聖事的年紀不同，由此而產生的困難，有較多的考慮。直接來說，就是過去的做法，令主日學的學生要到中一才完成整個主日學，於是有整個小學階段來培育他們，較大機會令他們繼續保持信仰，留在堂區。新的做法在小學四年級已完成聖事，雖說往後再年還有培育，但流失的機會大大增加。

按此，筆者認為，不同堂區應該有更多適應的方法來實踐牧民指引，按堅振先於聖體聖事的原則，會否有堂區把二者倒轉呢？又或在中一甚或中二才領受呢？然而，四個堂區似乎都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做法，最直接的原因，是大家都傾向接受牧民指引的「指引」，即使這指示可能只是行政性的，但大家都會傾向接受。

不過，其中兩個堂區還有關乎「課程」的考慮，促使他們考慮或不考慮跟隨指引。堂區 C 仍在考慮準備當中，原因之一，是教理中心未有對應小二、小三的堅振及聖體聖事的教材，所以主日學導師對於如何教導相關內容，仍然有所顧慮。至於堂區 B 願意開始跟隨，其中一個原因，在於他們所採用的課程，在小二已經有教授堅振聖事了，所以該堂區的主日學在教學上較容易適應改變，就較易接受。

綜合來說，各個堂區對牧民指引有關聖事次序的變易，並沒有太多意見，亦沒有加以深究。為主日學的導師來說，次序如何的關係並不大，反而在課程上的安排，即如何教、教什麼，他們更加關心。

雖然整個訪問的計劃近乎完全失敗，但經過這次訪談的經歷，對於堂區主日學需要什麼樣子的指引，反而有點感想。為筆者來說，各個主日學太「學校」了，整個關注點都放在運作、課程、內容等，至於信仰成長、相關內容的神學意識，也許這些內容有點離地，但究竟主日學的核心是什麼呢？也許還需要更多討論，從而有更好的指引。